V
B927
T83

# 昭代明良錄卷之九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illegible]　錢[illegible]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繡梓

## 石大學士傳

武英殿大學士石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諭德弘治朝侍經筵多所戚汰正德初爲南京國子監祭酒立法嚴整濟之以恕時奄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科因監生查對軍册有患病者不容給假珤

力主准假南京戶科因晒晾黃册有不至者輙行典
簿廳取供命其每夕盡酉琁以祖宗成憲不敢擅改
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
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琁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
歲繳册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正德五年召
改北監監規益從平恕七年　上遊獵無度上疏請
擇宗室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温清葵嘗之禮不報
八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十年召入爲禮部右侍郎
佐秩宗典禮務持正議十六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
士管誥勅掌詹事府事　世宗初改吏部尚書掌銓

衡時首相楊廷和當權用事琁不能阿附廷和不悅
託詞請命改仍兼學士掌詹事府管誥勅典獻大禮
議起張璁執論與廷和異琁心是之及璁選南刑部
琁語之曰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嘉靖三年爲吏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四川兵備副使余珊
疏陳災異謂石琁木疆厚重宜朝夕置諸左右庶幾
弊政可除太平可望四年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尋進少保　上御平臺召見賜詩有化成在人文
之句六年奉勅纂大禮全書尋致仕當是時首相費
宏次楊一清次琁又次賈詠一清材能應變詳見本

傳宏與張璁桂萼不相能互有爭劾珪獨守正無所左右時稱賢相家居二年卒謚文隱改謚文介

譚希思曰石公澹約性成斤斤自戢位至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侈局肇開公不逐時好亦不迥立異幟入閣嚴戒閽從不妄交與以帕謁者必還以贄致政歸行李不滿一輿近代相臣罕睹者已

童時明曰嘉靖初議大禮者竟成聚訟楊新都張永嘉所謂氷炭者也石公依違其間豈漫無所可否者乎蓋楊重正統張重尊親二說皆是第未免偏執耳然其時爲楊難而爲張易也知易者之可爲乃甘狥於其難及論定而即奉身以退幾與粲順德先後一轍賢于苟祿者遠矣

傳尚書傳

禮部尚書傳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三年陞左中允與修大明會典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已矯旨責罰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珪降修撰瑾敗復中允尋陞學士五年晉吏部右侍郎六年轉左當是時楊一清掌吏部方有時名善招援士皆趨附珪慮遂成黨比

數爭其不公一清不能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寔遠之也禮部儀制司郎中爲首相李東陽之婿前尚書以東陽故遇郎中厚恣郎中所爲常呼其字而不官珪至乃按其廢法數笞責其吏胥郎中求遷他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顧聞之無憑以諫俄內批下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爲不知執批抗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藁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又疏列四方災異以上且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災異不過十九事自去年秋九月至今夏四月地震天鳴雹降星殞龍出火見山崩地裂共四十有二而旱災不與焉乞加修省詔是之

上寵伶人臧賢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罪當死賢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改祖宗法罪當死皆格不行優因而自戢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征討久不克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臣議衆莫敢先發珪奮然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讀責諸公尚首鼠耶由是僉議不可上不聽

竟遣監鎗諸內臣俄有旨着禮部尚書傅珪致仕珪即疏謝乞休去既歸杜門絕客絕口不言朝廷事人有問之者亦不應居數年卒遺命無請祭葬嘉靖初

聖正德中守正大臣追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鄭曉曰傅公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童時明曰古人論諫法謂諷與諫而少直其說能行於君上者什九傅文毅大慶宏王之執奏可謂婉而中矣意蓋與魏鄭公獻陵之對畧相似

羅侍郎傳

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字景鳴建昌人成化二十二年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歷檢討編修弘治九年知州劉遜以守正忤岷王逮繫給事中龐泮等申救俱下獄玘疏乞赦泮遜以全國體不報居有頃太監李廣招權納賄事敗仰藥上命搜廣家得一納賄簿籍首進之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玘言具瞻攸在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事遂得寢弘治十八年李夢陽以論劾皇親張鶴齡誤旨下獄玘上疏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固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瘐死或自裁

乃滋爲鶴齡累　上亦感動後竟薄責正德七年歷官南京吏部右侍郎時山東流賊劉六劉七等作亂

上未有太子玘上言大盜並興遍布天下縛殺方面射死將官或至擁如劉盆子者一二人馳騖中原引誘不逞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年前恐未可也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立召親王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科道多方考司馬光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之議順昭穆之宜而無即眞以俟前星之耀疏入不報越月又上言奸雄

睥睨人心搖兀乞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且侵及當國大臣一無顧忌不報居亾何乞致仕歸正德十四年正月卒於家所著有圭峯集

崔銑曰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其見昭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薄偉詞不亂於頹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也景鳴願削門生之籍聞逆濠賞金先一夕迯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童時明曰翰林儒臣供奉詞章耳而能隨事捄正娓娓不休夫豈有言責者哉乃去之留都遠之矣

而其忠愛懇懃未嘗一日忘朝廷即古大臣何以加焉

董侍郎傳

吏部左侍郎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少以神童稱年十九鄉薦第二游於太學祭酒楓山章公奇之指示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治乙丑會試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翰林編修予假歸娶召修　孝宗實錄及成陞俸一級是時逆瑾欲摧抑天下士玘不爲屈出知咸安稍遷刑部主事人意玘于法律非所習且有所不屑爲乃玘治獄獨不少厭倦其所爲獄詞即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用事者諸所按劾務爲刻深玘數抱律以爭曰法固止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寀附瑾欲盡更故事令取諸司故牘焚之玘持不可乃止瑾兄死朝賚咸走吊玘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爲玘危會瑾誅還玘翰林同考辛未會試甲戌滿九載遷侍讀乙亥充經筵講官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丑乞歸省色養者五年　世宗登極召與修　武宗實錄充日講官賜衣帶嘉靖壬午主考南畿甲寅陞侍講學士尋充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

奸相繼亂政其事龐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于國史甚大黃宏每舉以語人遷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其冬以日講勞賜誥命會修

睿宗實錄仍充副總裁丁亥遷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左玘在吏部拒絕請託尤嚴于君子小人之辨御史胡明善所爲多不法玘疏出之艸已具而外艱計至不果上又薄都御史汪鋐二人胥怨玘因誣玘謂玘之請卹典也有他覬不肯行而昔之以請託見拒者咸相與搆之詔落職玘方在疚不敢自明後三年誣始白奉詔與致仕臺諫交章薦竟以前侍法爲羣小所不悅不果用後以內艱積毀成疾卒玘爲文精于理而深于思所著有中峯稿

童時明曰余讀東遊記而知董公之不赴吊也其有陳太丘之遺風乎乃公所識拔爲徐華亭華亭督學於浙數謁公留語竟日未嘗以子弟親舊爲託至藩臬之吏不得識一面其廉介自重如此可以風矣

張尚書傳

南京吏部尚書張邦奇字常甫蘄縣人年十七舉於

鄉明年弘治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孝皇
賓天正德初劉瑾輩竊持政柄蔽翳朝綱居常憤憤
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蓋以瑾除西域而以騫除附
瑾者也已乃乞告歸省家猶食貧羹藜茹藿徒四壁
立而日操觚牘諷誦不休時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
麻稼穡事蓋業已甘之而撫按檄有司勸駕且亟勉
就道至京力求補外以便養父母乃出為湖廣提學
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孔
孟行不希曾閔即如雄稟某且斥之乃孜孜厲楷範
迪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肝腑根極旨要必人人竅



暢乃已凡所物色必卓偉蓋譽之士也至今楚人言
善教者必曰張提學云未幾上疏乞致仕以終養
世廟初用薦者言起為四川提學亟何又以病免已
又起為福建提學歷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
部侍郎丁外艱起為吏部侍郎推轂善類靡有遺力
然終不泄露幾微侍郎霍韜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
潤而栗然謂如張公非耶久之徙翰林學士又徙詹
事諸所奏對莫不稱　上旨終以母老數上疏乞骸
骨　上憫其誠改南京吏部尚書又改南京兵部參
贊機務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

上時忽復念曰張邪奇何在擬將以樞要屬之竟以一疾不起計聞　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童時明曰張公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人必可師目無流視耳無傾聽口無誕語禔其身納之矩矱初在翰林時嘗作觀頤錄在國子時作昭事錄每晨起焚香祝天矢心自誓日所猷爲竟夕必册書之以自勵辭受進退矜慎尤至不問交不交苞苴不入其門嘗吏部署印朝審秉筆却厚賄正黨惡之罪自筮仕以至提學凡四乞告身最後在吏部權貴欲親之卒不爲應爲政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其議論必依忠厚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行方而讜色溫而厲粹然有道君子也

何侍郎傳

吏部右侍郎何瑭懷慶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上疏臣以菲薄代罪史官伏睹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目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　太祖時劉基條荅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戒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戒於久廢勑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撮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戒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憸夫小人懼貽萬世之譏者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飡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戒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戒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修戒之中寔寓養才之意　上命所司知之明年轉修撰時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先往白

之見則長跪瑭約諸翰林相見惟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膝瑭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尋乞致仕歸瑾誅召復任正德八年以經筵進講寓規諷忤旨謫開州同知十年陞東昌府同知十一年致仕歸世宗即位特詔起山西提學副使以憂不赴任既而服闋赴召歷官吏部右侍郎嘉靖八年引疾乞休允之御史毛鳳韶奏留乃以瑭爲都察院右都御史不就大臣屢薦不起嘉靖十二年卒隆慶初追謚文定瑭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人以爲名言

童時明曰今之第進士者蓋靡不人人豔翰林云翰林職掌竟至廢墜讀何文定疏可以警省矣

崔侍郎傳

南京禮部侍郎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豎勢橫卿佐皆伏謁跪拜惟謹銑遇劉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銑亦侃然目視瑾他日諸史官旅見又皆長揖瑾意必銑教之益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綵固瑾所願使者遂謀抑銑會修　孝廟實錄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

部屬州縣練政理改銑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
復召入翰林爲編修當是時李東陽爲首相費用事
銑上書東陽宜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張兵毋徒
驅獵翰墨蓋東陽在閣依回取容專務以文章高世
故也十一年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從里中
召起預修　武宗實錄明年日講陞南京國子監祭
酒在監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儼然坐東
堂對諸生問難時議典獻大禮相持久不決江南北
大饑人相食銑上疏畧曰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
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人情獨執已見亦曷有
極且言無輕重統無拂群情無恃威可作無恃已可
縱疏入奪官罷歸十八年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
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巡按應天御史王暐言句容
有朱家巷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勑表揚事下留都
部院集議衆方附會銑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實跡
難據事竟寢亡何致仕歸卒于家贈禮部尚書謚文
敏
鄭曉曰崔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皭然出處
無玷其高標令人仰止云
童時明曰崔文敏以文學起家長揖忤瑾聲譽籍

籍遂致通顯彼曲跽拳擎者富貴安在哉急功名之士可以猛省矣

李大學士傳

武英殿大學士李時字宗易任丘人弘治壬戌進士由翰林歷官禮部尚書嘉靖四年仁壽宮災詔修省時言因災修省此古帝王側身修行之心也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議禮者幾于聚訟催科者甚于繭絲希進趨僥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者鮮克由禮抑於冤獄者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此皆足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思及罪譴輒復中止此災變之來所以不可弭也乞益弘聽納廣求直言使各指實敷陳以祛時弊是年議四郊禮九年議親蠶禮又議姚廣孝不宜配享太廟又議減南京進貢船隻十年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駕幸西苑召入見賜酒饌珍餌尋賜時銀圖書一枚文曰文敏安慎是年奉命考古太歲壇制時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惟元有大興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至我國朝始有定祀是以壇宇之制於古無稽按說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

爲天神明矣亦宜設壇露祭宜照社稷規制稍爲減
小庶隆殺適宜而祀儀不忒報可廓道南請改大慈
恩寺興辟雍以行養老之禮撤靈濟宮徐知證知諤
二神改設歷代帝王神位下部議時覆言今國子監
乃祖宗以來辟幸之地恐不必更葺梵宇舊址重立
辟雍惟都內喜佛係相元淫制敗壞民俗相應毀棄
靈濟二神當時已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
恐不足以改設帝王寢廟　上然之既而西苑作無
逸殿豳風亭成　上召輔臣及時諭曰茲當秋成之
期與卿等同觀收穫時對曰皇上重農務本自足以

風勵天下因賜宴明日進時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
士參預機務翟鑾爲首相時次之　上欲遷顯陵時
極言不可議得寢十一年疏奏皇嗣天子之儲貳宗
廟社稷萬民之所係屬在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乞
於新春之首親製祝文分遣廷臣禱祝嶽鎮　上以
爲忠懇八月彗星出東井時條上三事曰務安靜請
勑羣僚遵奉舊章勿爲高論曰惜人才請勑吏部罪
非贓濫稍加甄別曰愼刑獄請勑法司無事深刺鍛
鍊羅織　上然之先是侍講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
惠言省無益之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言去操切更張

之弊務敦厚博大之體　上諭時問之令條列以聞二臣言皆有所指切而時力言其爲國家計無他腸　上意乃解十二年　上幸南內召輔臣閱馬賜茗酒錦囊詩扇十三年駕幸南宮召張孚敬及時賜宴復以君臣同遊對時育物爲樂甚大事須有記時乃作記樂賦以進既而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世室時上五言詩四章紀其事十四年四月首相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問時曰孚敬欲求靜養令其盡屏諸事可乎時曰此未疾也刺日可愈孚敬懇辭疾歸時爲首相復請召舊相費宏居首而已次之　上問時曰孚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至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且孚敬爭處多是忠愛　上以爲然曰卿善讓可與費宏處乃命召宏　上又問教習庶吉士何如時曰此須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字因薦顧鼎臣老成停當費宏至上御無逸殿召宏及時同遊　上曰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陛下委任耆舊至治可成　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謝衰朽不足副眷用因薦用總制姚鏌總兵馬永宏曰聞未家丁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

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定須用有大智者如來甚好來自有傳吏部汪鋐賍私狼籍科道交章論劾　上召諭宏時曰鋐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班宏以大工未訖留之　上曰邪佞詭隨留之無益時請令其自陳休致以全國體居有頃費宏卒宏鉛山人恭愼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第處劉忠楊一清之間不能無意似不及時之坦然也贈太保謚文憲宏卒時爲首相有客星見於天棓星旁　上問時主何事應對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於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人君修德以應之景公一言熒惑退舍況皇上修德之所感乎　上然之既而從謁七陵請設京師四輔端陽泛舟西苑翼日時表謝以爲宣宗召蹇義楊榮同遊今僅再見云尋召時及夏言入視大善殿撤去釋像燬銷佛骨諸物時與言有力焉是年冬夏言以禮部尚書加少傅入閣爲次相十六年時以內閣規制未備議請增修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前以爲閣臣辦事之所閣東勑誥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西制勑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

辨於是閣制視前稱美十七年顧鼎臣以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入閣次於夏言詔禁各處游民潛住京師
詔禁非詆朱子詔臺諫公舉大計皆發之自時十二
月卒贈太保謚文康與時同相者翟鑾初以憂去後
再入與嚴嵩不相能又議華冗員冗食等官致釁於
戚畹中貴遂以二子中鄉試得謫削籍夏言以議郊
祀禮稱上意屢黜屢進後再入與嵩相軋嵩陰險言
揚揚自得力主曾銑復套議嵩中傷之論斬詳見曾
銑傳二相似蹈盛滿之戒不爲之傳顧鼎臣崑山人
狀元在講筵久得上意與人無町畦後二年卒謚文
康自是而後入閣者許讚以吏部尚書張璧以禮部
尚書皆在位未逾年又張治以南京吏部尚書李春
以國子監祭酒皆以嚴嵩當國無大建白治茶陵人
有氣節上崇玄修而治不能供玄撰怏怏卒謚文隱
後改文毅

沈越曰李公謙和得士心以謹慎稱上意秉政數
年議論常在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童時明曰　世宗英明特達不世出之主諸臣皆
以議禮制作取高位而李任丘獨無所附和雖不
能無將順之意第以正大寬平維持其間馮侍御

昂評諸臣鮮所稱許而獨謂之太平宰相也信然

張大學士傳

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年二十四舉於鄉又二十二年爲正德庚辰中禮闈時武廟南巡未舉制策而明年駕崩　肅皇帝以興世子入承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考者首相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部曰是禮良正異議者誅璁心竊非之詣同鄉禮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然科瓚宣言於朝廷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議不決而是年八月廷試庚辰禮闈所取士璁成進士辦事大聖寺六月禮部會文武大臣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以益王于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廷和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侯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又言舜不追崇瞽瞍光武不追崇南頓王願皇上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言武宗以神器授陛下有父道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爲世孝廟稱考豈容異議興獻雖有罔極之恩安可遽

匹孝廟因錄魏文帝詔文以上不報聰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可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臣母乎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子孫自絕父母乎故謂皇上爲繼統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爲繼嗣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母之倫而不失親尊之孝惟皇上體察疏上　帝覽之遣司禮監逆至內閣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獲全矣居頃之奉迎興王妃至通州禮部具儀由東安門入上斷自大明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聰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有子爲天子母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廟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非宜入乎妃聞朝議欲皇上子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駐通州

不肯入帝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尚無敢言朝議之非璁復著大禮或問齋至左順門廷和知之令修撰楊惟聰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璁曰內閣誰爲爭者臣知有禮耳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遂疏謂臣叨逢聖明議當代典禮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大倫靡斁臣不得已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謹錄與或人問荅之詞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以興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爲言者何也臣荅曰此璁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得失萬代瞻仰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今　孝宗皇帝則既嘗以祖宗之大業授之武宗而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孝宗賓天之月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後托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

上在潛邸也是武宗未嘗托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今必欲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巳之子而予兄弟之子以絶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巳之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絶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絶者也知孝宗與武宗之心則知典獻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



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典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宗皇帝之統說之繼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也是武宗嗣而有統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爲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

常序曾有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
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
姪者也此統與嗣所以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武
宗以大業授我皇上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
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
謂我皇上旣兄武宗自宜父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
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方武宗
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兄終弟及之
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
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

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
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
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
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
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不知有天下也況今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
得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
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
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可乎問者曰如予之言

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可乎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

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上將不可入繼大統矣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爲遜避者矣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以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

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是
愛君不如愛已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
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
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
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
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
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
有不能一日自安矣問者曰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
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
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運其非者也愚嘗
按其故昭帝亾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
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后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
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
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爲之
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
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
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
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
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
既滅而光武中興乃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

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聞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倍儒之說悞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子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者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疏入留中廷和授旨吏部選璁南京刑部主事使人諗之曰南中非子所宜第靜處之母

復以大禮難我也璁曰吾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尚書石珤語璁曰行矣愼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時楊一清家居寓書太宰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宇不能用兵部主事霍韜上疏如璁議　帝意益堅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勑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毋稱興獻后　帝復下御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考稱興獻太皇帝母稱興獻太皇后廷和言若加皇字與孝廟並臣死不塞責喬宇等復上言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義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不聽明年爲嘉靖元年正月清寧宮小室火言官疏論五行於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或者興獻稱號未協乎　帝心動乃勉從廷議考孝宗而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明年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艸疏畧謂舜繼堯統禹繼舜統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皇上承武宗之統而爲興獻帝之子則列爲廟祀安得爲迂然舜雖父其父未嘗以父居正統之位則禮官所奏亦未甚失禮本人情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公追王之心也今惟定號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亦

艸疏畧謂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
異羣廟當稱稱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與獻帝
曰皇考別立廟祀則合人情當名實矣艸具中沮未
上然其稿已傳播矣南刑主事桂萼與璁議合乃復
疏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陛下入繼大統果許爲孝
宗子乎且孝宗有子更爲立後獻帝一子乃以出繼
皆非也併書獻夫二疏上 帝向勉從非其本心覽
萼疏甚喜仍會文武羣臣集議而科臣熊浹亦申璁
說帝心益堅既而楚王儀賓沈寶代府長史李錫南
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與璁議合各上
疏 帝乃命取璁萼廷書時韜以病歸并從里中起
韜詣京集議命甫下而璁萼復疏上言統嗣之辨且
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考若爭一皇字
則執政必始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嘉納之廷臣恐
璁等至復倡初說頁請 帝御平臺面議 帝命艸
勑加稱本生皇考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議定
廷臣言璁萼等不必徵取 上從之而璁時已至鳳
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
非聖裁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
二字繼統之義始明 帝命復召內閣蔣冕言於帝

曰二人來必撲殺之　帝趣使來廷議上冊謚文布
詔天下義專隆于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時璁至東昌
見之嘆曰執政欺上恐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
不可但已亟何霍韜赴召力辨二父兩統之非席書
亦上大禮考璁蕚至復條七事以上臺諫交章論璁
璁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
質兩考之非科臣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而尚
書私語得俞旨即撲殺璁　帝稍聞之遂陞璁蕚翰
林學士璁上言今日典禮願與禮官辨析列十三事
以上一曰三代以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
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
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訓稱天子爲伯叔
父北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
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
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曰
皇上於大行壽安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十二
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
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　帝遣諭禮部去本生字
諸臣復爭之力而胡世寧從里中上言大禮之議惟
在聖心獨斷而已或謂當考孝宗使獻皇承統亦將

考孝宗乎或謂獻皇不當追崇獨不比追王太王王
季乎或謂宜系興國於帝后之上隆新典而仍舊號
可乎或謂仍祀安陸獻皇止有陛下一子子在尊位
而廟於外藩可乎 止 [illegible]疏喜甚廷臣初議者悉獲
罪於是璁及蕚書獻夫韜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
兄終弟及孝宗有武宗為子不宜更立皇上為後人
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稱皇伯母允合
天理協人情獻皇帝主別立禰廟不入太廟尊尊親
親兩不悖矣乃改尊稱竟如璁說璁等加恩有差席
書後為禮部尚書嘉靖六年入閣三日卒桂蕚嘉靖
八年入閣十年卒方獻夫在內閣三年卒霍韜位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熊浹終吏部尚書另傳黃綰位
禮部尚書六公皆以議禮貴顯而璁寔倡之故附於
此胡世寧自有傳璁既受知於上在翰林日侍左右
寵冠羣臣嘉靖四年光祿監署丞何淵請於太廟內
立世室以為禰廟宗祀獻皇帝 上命集議璁不可
上言曰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改為獻皇帝立
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私
言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淵乃以獻皇帝為自出之
帝比周文武不經甚矣上干七廟之威靈下駭四海

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尊陶共王爲共皇立廟京師比孝元帝至今非之今淵請入獻皇帝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之上與武宗之下與昔人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別立禰窮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爲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昧死勸皇上弗爲　帝曰俟會議審處璁復爭曰使獻皇帝當入太廟臣當先言之何待何淵豈臣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耶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耶　帝猶不聽璁乃謂禮部席書曰觀德殿規制未備宜聖心未愜也須別立廟不於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可也書上議如璁言於是乃命擇地別立禰廟不與太廟並列而世室之議寢後璁歸而嚴嵩附媚仍宗祀於太廟是年璁陞事兼學士明年陞兵部右侍郎進謁廟儀及奉安獻皇帝神主儀進大禮要畧修明倫大典璁後序曰斯禮之議也起於皇上登極之六日而爭之凡五六餘年也始而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止稱帝后既而加皇字稱本生父母終而去本生字稱皇考聖母此先後凡三詔也始而爭考爭帝爭皇既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

此先後凡七爭也其爭也出言盈廷或自疏或連名先後攻擊凡三百有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交搆凡七百有餘人也臣等憤不得已抗言於廷或自疏或連名先後建明凡數十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陳力凡數人也兩議相持衆寡不敵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仁義中正皇上一人而已典禮既定乃命儒臣編纂成書以貽典則使後之君臣父子各止其所此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爲明倫大典也是年八月奉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申明御史糾彈諸司其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又疏請寬釋議禮得罪諸臣言近者議禮諸臣倉卒定論不暇考禮聚訟四年更詔三遍此誠出于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曲蒙矜宥今尚有充軍爲民者伏罪省愆已踰三載无今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世廟已立皇上大孝之心光於天下萬世矣乞將言禮放斥諸臣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其官疏入留中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玉帶　上諭璁曰朕有密議勿令他知朕與卿帖皆親書正恐代寫有洩事機璁疏

謝因舉先朝楊士奇故事請給圖書爲密封奏對之用　上乃賜璁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凡所上密疏可於帖上小書字號編持忠秉正四字爲號特首相楊一清次璁次桂萼又次翟鑾四相各用一字俱令璁傳語璁素憤內閣專權首疏請宣諭閣臣曰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傅周召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相代宗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賄富敵於國外國珍寶亦猶及門一時忠良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爲皇上陳之矣夫賦檜之奸污穢青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　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　宣宗朝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

士奇三人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
易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
事抄沒家資巨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至此況其他
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汚無耻習以爲常甚
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內交通賄賂故每爲請求恩
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內閣似以日期爲先
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
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
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故皆終日伴食以此亦
習爲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
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
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挾制君父
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以此爾我
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某官必其主
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即選科道引爲私人又每主
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爲
取討或分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爲利求賢
之心絕無也如戶部監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張某
客商戶部莫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爲之爲國
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

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至敗績僨事者多行主用負債剝下者遍來鑽求爲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無有百孔千瘡無恠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辨明也哉若一辨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訐者委爲曖昧脫身而去由是以衣冠盜賊之蓄爲禽獸營養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爲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特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眞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爲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聖明嚴加宣諭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已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旨間有執私壞法公論不

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揑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交通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爲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皇上之知遇也又奏清勘皇親莊田又請沙汰錦衣衛旗校冗官冗兵歲省糧儲二百萬石七年加太子太保辟不允再加少保明倫大典成加少傅進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璁既得政柄因念天下鎮守內臣大爲民害乃盡力諫帝革之於是百年大患一旦蠲滌遠近鼓舞若更生云又建議請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又應制陳言審幾微專委任恤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五箴註皆發之自璁八年與桂萼不相能　上降勅諭百官並勒致仕璁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修祀儀成典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典明年以璁近　上御名音疏請更名　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召見於西苑諭之

曰朕惟君臣不交治功不成卿之於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誦于朕他特餘事耳此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奏毋拘時而來面加討處俾交修無間庶朕之志性有所定卿毋退讓乎敬頓首謝是年五月雷震午門西序　上勅修省乎敬乞致仕即召還加太子太師兼卿進華蓋殿亾何又致仕家居一年召還十三年張延齡恃昭聖皇太后驕蹇不法睚眦殺人　帝大怒收訊會議殺人有驗當抵死昭聖窘甚以請　帝不懌且坐以大逆族敬曰延齡財虜耳何能謀逆　帝不聽三數詰乎敬對如初　帝考薄昭事命集議竟坐斬乎敬力爭之曰昭聖春秋高聞延齡死萬有不愈何以自解於天下而慰孝廟之靈乎　帝大怒曰自古強臣令君若愛死因令我耶當自悔不從廷和耶乎敬卒持之不變是歲免論囚秋八月加少師命有司作寶綸樓于四年三月以在閣久稱疾乞休　帝手詔諭慰親懷藥味令內使齎賜飲之奏謝疾弗瘳　帝不得已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輿臺存問有加明年表啓問安　上優詔荅之遣錦衣千戶劉昂視乎敬于家諭乎敬疾愈即來勿負朕望乎敬感激強起赴京至處

州疾作歸又三年卒年六十五歲贈太師祭葬蔭子
上親按謚法以免身奉上謚曰文忠蓋特眷云
霍韜曰我公大才晚成廷議大禮驟至樞相非幸
也遇也臣主之相得固有分哉
王世貞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
士大夫得伸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
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令未
有悖也考而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
公在難乎其免矣君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
皆落落節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支大綸曰張文忠其狥國之純在振古之人豪哉
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群然一詞而以
一新進晚輩岂立于其中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
之孝既荷知眷慷慨任事在閣三十年不進一內
臣不容一私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
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
輕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與人而獨重文忠有以
哉
譚希思曰永嘉深于禮學手格峻拔大禮之議乃
出所眞見非以阿世既以是受知驟躋崇顯而一

時議禮諸臣咸得重譴然其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署都察院不終歲而一時風紀肅清積弊頓改在內閣知無不言密謀廟議節同事諸臣多不與聞者於是清勳戚莊田罷鎮守內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稱治矣至其持議守正雖嚴諭屢下陳詞益剴切不撓上察其誠慈益信任嘗以少師羅經筵呼之眷遇之隆始終不渝第果于自是恩怨太明休休之量是其所短然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來嘉云

童時明曰公之議禮以義起者也蓋必辨是而後可以當世廟之意公亦順其意而不悖于義爾矣使由此意而推及於建文景泰二君皆得以與廟祀附諸獻皇之例寧非公之所能爲者哉而胡見未及此也

孫尚書傳

南京禮部尚書孫陞字志高浙江餘姚人初父忠烈公死寧庶人之變陞年十九隨二兄誓死赴難會反者就縛乃奉喪歸廬于墓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又善順其母而嚴事其伯兄故鄉以孝友稱少嘗作越王臺弔古文見者奇之嘉靖乙未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編修乙巳以校勘　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遷右春坊右中允與修大明會典清理軍戎貼黃丙午主南畿試稱爲得人己酉遷國子祭酒其教先器識抑浮競爲格二十二條懸之屏間不以親貴關說有所左右諸士咸服辛亥遷禮部右侍郎時尚書徐華亭事必咨之以決其大者壬子　上即舊邸建元佑宮成以爲二聖重地安神重禮命陸奉勅以行有司治廚傳甚具陸一麾去不受襄鄧間方役民治河陸軫其寒饑作詩遺守臣諸役者遂得廩於其吏癸丑改吏部丁內艱服除徵拜禮部左侍郎未幾仍改吏部遷南京禮部尚書陳較技術數事詔嘉納之自近年來仕者謂留都爲遠外每當往輙不樂陸之南也獨自請以行士大夫愈服其高陸自少嗜書及入官益務修身謹端重畏謹擇地而蹈曰吾敢以辱吾先乎其與衆處正色危坐竟日不語笑尤不喜言人過然於是非賢否甚辨以皆其問學未嘗自矜衒然于六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無不窺於國家之典故問之無弗知其臨財廉於世所窺伺以爲進取之會退避若懦夫然然而勇於義昔陸與宮諭華州王君文善王卒陸亟收其遺文叙以傳故士大夫益服其德卒

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子四鑨錝鋌鑛皆名進士有聲
童時明曰余讀孫氏世家燭湖先生既以聖學聞
及忠烈公炳然樹大節而公與伯兄又以文武科
相繼魁天下並以孝旌迄今科甲振振繩繩文章
德業當世罕儷天之所以報施忠孝者寧有涯哉
語曰德厚流光諒矣

程侍郎傳

吏部左侍郎程文德永康人也嘉靖八年進士一甲
第二名是科第一名羅洪先第三名楊名也嘉靖十
一年冬十月金星晝見楊名以編修上言陳愚見以
裨修省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
曰覽奏見納忠至意第云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可明
言之名遂上疏言吏部尚書汪鋐小人之尤武定侯
郭勛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聖心偏於喜也建言
之臣終於廢棄是聖心偏於怒也工作屢興所至騷
然民無寧日禱祀屢舉不惜糜費上大怒收繫拷訊
名被訊不勝苦楚乃誣服程文德同擬疏草兵部侍
郎黃宗明疏救名言名已經兩訊死而復甦冬月嚴
寒萬一死於囹圄恐為仁明之累 上曰楊名罪惡
死有餘辜即死之何傷仁明方究主使宗明殆是乎

因並訊之法司具獄上　上曰楊名指斥朝廷誣害
忠良准令戍邊程文德私相朋比謫邊方雜職黃宗
明狂率論救謫外任嘉靖十七年改安福知縣舉行
鄉約邑內大治三十年歷陞吏部侍郎明年直隸河
南山東大水文德上言水災異常言臣屢奏持議未
見歸一臣以爲今日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
荒莫便乎近莫不便乎拘宜各遣行人賫詔宣諭令
各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
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
例亦許就本地上納即粟麥黍菽凡可救饑者得輸
官討直請劄撥官仍登記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憑
黜陟即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藉之報可時　上篤
好古修文德奉詔供撰玄文不稱旨疏勸上享安靜
和平之福　上不悅既而吏部會推南京吏部尚書
有文德名　上疑文德欲自脫遂改調南京工部左
侍郎文德疏辭　上謂其猶懷議訕削爵爲民三十
八年卒於家文德篤學修行稱爲儒者卒之日貧無
以斂隆慶初追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童時明曰之三公者已丑科一甲三人而皆以諫
顯是制科之獨盛者也後此二十年而爲壬戌三

人皆入相亦希遘矣孰謂科目之不足以得士也
與哉非科目重人人重科目耳

徐大學士傳

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字升之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
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在館聲譽籍籍以何以論
孔子不宜去王號忤旨謫延平府推官稍遷浙江提
學僉事崇雅黜浮士習丕變轉江西副使嘉靖十八
年簡選宮寮大學士夏言舉階爲洗馬兼侍講尋進
禮部侍郎改吏部二十八年爲禮部尚書兼學士以
何吏部缺會推階　上曰階方侍朕左右固非先朝
弘文館之直者如何輒擬外補明年奉命施藥於朝
天宮全活甚衆既而北虜犯京師致書求入貢多媛
語　上召嚴嵩及階對於西苑　上曰事勢如此奈
何嵩曰此搶倉賊耳又何足患階曰虜在城下縱火
殺人胡止云搶倉當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
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
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惟皇上
主張之　上曰正宜商議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
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
無厭耳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階曰

止於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　上蹙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因請以議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賫書文因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既而虜退三十年二月疏請建儲言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寔惟其時宜先正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册立不果行是年加少保三十一年復請册立　上令階具冠婚儀以建階復進以長幼爲序先裕王次景王婚期亦然　上然之詔進階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當是時嚴嵩爲首相媚上擅權刑憲在握多罪言官屢起大獄階獨濟之以寬士類賴之保全者多咸寧伯仇鸞以軍功得寵於上怙肆玩法通虜要功舉朝莫敢言其非嵩附和成奸階獨切齒每欲俟隙而發會北虜有警邊報旁午鸞以疾在告階喜得間遂不謀於嵩具疏奏言鸞疾非旦夕可愈防秋方急皇上早賜斷處庶免誤事又云祖宗時京邊之兵未有統於一將者且戍守異術人鮮全方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無足有濟日後亦可無虞蓋其時鸞疾雖甚勢尚熏灼

上意猶未可測也階此疏可謂婉而當矣疏入　上
亟命收印置將出師鸞聞命恚恨疾轉劇是夕死明
日陸炳按鸞勾虜內寇狀　帝震怒詔籍其家夷三
族天下快之初嵩聞階疏意　上不聽竊咲之及鸞
敗恨不先發繞床走十餘匝竟夕不能成寢漸貳於
階階每曲意善承不及於禍未幾　上諭階以虜患
當備階上言金城湯池無粟不守今諸邊言缺食甚
苦而戶部稱給發已多中間弊源必有所在乞諭戶
兵二部根究清理乃久安之策　上然之勅治諸奸
貪三十六年進少傅改武英殿四十一年階有疾
上遣醫往視出尚方珍劑賜之諭嵩手札既而吳時
來董傳策交章論嵩　上漸有疑嵩意密諭階舉堪
輔政者階密奏言傳云人君以論相為職夫百官孰
非當論而獨云爾者以相位高任重必由人君自論
然後見恩自上出而命且上制也惟乞皇上斷自宸
衷簡用一二與臣等同事則政體明而窺伺陰阻之
私自杜　上乃命袁煒以禮部尚書入閣時萬壽宮
災　上欲速成階知上意大鳩工役日夜兼營　上
以階竭忠盡勤加少師廕子疏辭不允是年嵩敗罷
歸進階建極殿為首相階懲于嵩柄政之始榜于座

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
論朝夕玩視益用謙謹明年 上問階同官可增一
人誰堪其任對曰知臣莫若君第此官位高地近不
專有材須平實謹正乃可上曰知臣惟堯舜與我太
祖耳若嵩者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蓋後世宮生之
主不知外耳階曰嵩才亦足輔政皇上用之未爲不
可乃嵩怙寵而驕宦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復狠貪
特異常人致負聖恩昔堯用四兇後舜放殛太祖用
李善長胡惟庸終以罪誅皇上之於嵩眞與帝堯太
祖先後合轍茲乞簡自宸衷降勑宣示以恊正理以
崇主權明日 上降諭曰四兇惟庸之類非堯與太
祖之不知彼不終愼耳然堯爲聖人之首太祖何事
不知尚且如此後世生長宮中者安及萬一能無誤
事耶嵩罪非在聽子乃縱之病國戕民耳階又上言
捧讀聖諭仰見皇上聖不自聖之心然自古人心難
測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此知人所以難也惟廣聽納
則窮凶極惡自有人以攖之深情隱匿自有人以發
之未用者不至濫進已用者不至倖留不下堂階而
周知天下之情嵩縱子病國戕民誠如聖諭使早有
人言豈至此甚故凡人有言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

寔者行之其不寔者小則置之大者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善耳此法行則利在朝廷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受其利不利歸朝廷臣愛朝廷重於愛身故輙及此　上嘉納之秋七月　上諭階以段疋違限意諸臣謗事上玄耳階言有司循習致然非敢謗玄皇上惟於用舍之際審賢否核功罪辨勤惰塞苞苴之門杜請託之路則百事皆可幹濟不止段疋一事不至違限而已　上曰欺謗不盡無而貪肆爲甚宜令吏部罪之階以示尚書嚴訥訥請責令撫按官將守令貪肆者以名聞階復上言祖宗法度大極嚴明使爲臣者不以利欲蔽其良心豈至公然違犯使國虧民苦此在羣臣均干天憲而大臣不能倡率百僚又不能斥去此屬其罪尤重訥在吏部殊有志守第恐請託既絕不免怨謗叢生仰賴聖明主持耳　上嘉納之是年總兵官胡鎮逐虜有功階請加恩賚下兵部議尚書楊博議上不及輔臣　上曰此故事不可少階曰臣等不能仰贊廟謨宥罪已戴洪慈恩予豈所敢望　上以博賣直欺世階力言其無他且曰廷臣中才識通敏熟知邊事無如博者惟皇上優容責其後効可也吏部嚴訥推舉邊臣不當

上意上諭階以訥不宜循資階因上言循資按格其來已久訥初至部未能破去積習須伏聖明特諭掄材庶訥有所遵奉更有二事輙敢附聞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罪動至經年徵錢糧寂無一字禁私餽則潛行於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於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夫以虛文巧飾爲有才而誠慤者則詆以爲拙以怙勢作威爲風力而敬慎者則咲以爲懦以怠安泄沓爲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爲俗流以容奸庇惡爲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爲生事甚至以謀國爲過計以卹民爲迂談以持法爲苛刻以秉公爲乖僻是國是未定也夫二者平時尚能敗政況能建立於多事之秋以仰副安內攘外之心乎乞諭諸司示以賞罰使賢者有所示而爲善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爲惡庶於政治有補四十三年　上憂錢法不行問階弊源階詳舉巔末奏之因請曰臣竊惟濫僞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此有五害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銀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給賞中外臣工而蒙賞者受而無用虛皇上之恩三

也官府以此給於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
局中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嚴禁之令
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以臣愚見不若停止實源
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之則奸
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羣情便從之　上問太倉
儲積階言止有二十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僅足歲出
惟有前歲四月於[illegible]給放折兌銀十萬省出月米八
萬石是折兌之法行於水旱之歲以裕災民放於米
賤之時以增倉儲軍民兩濟在戶部留意行之耳四
十四年四月　帝在西苑黑氣擾害帝疑慮之因論
階欲禪位裕王階言皇上百神之主妖何敢干或左
右事有過誤委諸邪逆以倖免罪責故証以爲眞耳
聖明察之當自見也我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
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亦所不當言也惟
有舉行册立爲本朝彝典此必斷自聖心使恩出自
上乃可耳　帝不許而禪議亦止是年階四考滿特
加上柱國廕一子爲尚寶司丞階辭上柱國允之屢
請添補閣臣時袁煒病卒煒慈溪人在閣三年以撰
玄文稱　上意謚文榮煒既卒階請曰機密之地非
臣所當獨居事務繁多非臣所能獨辦兒犬馬之齒

六十有三思慮不能精審記憶不能周詳事必遺忘而差謬精神不能應卒筋力不能成勞事必遲悞而曠弛他日罪愆叢集悔何及乎　上欲付之廷推以服人心階又言羣臣材品無逃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自上猶得馭下之要　上然之乃以嚴訥李春芳入閣嚴訥有傳春芳在閣五年　上在位久頗好方術邵元節陶仲文俱勳階極品兩人相繼死又方士藍道行事敗下獄而仲文徒胡大順亦以姦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詭稱呂祖以箕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煅成清霞玉粉丸命子玉玄與何廷玉齎至京因夤內鹽進獻　上覽之問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內監遂詐傳密旨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揚於上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　上惡之時宮中屢有氛孽內鹽傳說以爲藍道行下獄故有此祟欲以動上上遂猶豫以問階階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本無足取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不若治之以法之爲正至於詐傳密旨罪惡尤重伏望速斷以消隱禍　上乃命收繫意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

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由是胡大順等俱伏罪四十五年纂修承天誌成上因欲南巡階力諫得止又欲大修承天諸宮階力言當節省北虜擾邊階陳保邊之策在重將權足糧餉刑部主事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語在瑞傳中　上怒甚威且不測階庇之得不死是年十二月　世廟晏駕時太子未立中外洶洶階首率文武大臣啓請裕王入主喪事命內外官宿衛惟謹天位遂定隆慶元年高拱以潛邸舊恩入閣御史齊康阿拱意疏論階專權狀有旨切責康科道交章論康而大理丞海瑞言階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而康乃甘心鷹犬搏嗜善類降康二級外調階請　上御經筵旋而傳旨以天寒暫輟階疏言先帝故事弘治嘉靖俱於臘月輟講今天道尚和宜以聖學為重祖宗為法有旨諭令太監坐營兵部尚書郭乾言官有定員不用內侍　上仍命草勅與之階力言團營起于景泰後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始革團營撤去內官專權歸一數年來漸有成効若用內臣必且盡變先帝之法不可　上乃命罷隆慶二年孟春當享太廟　上命公代行禮階上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首禘皇上必

躬奉祼將而後爲孝爲敬祖宗列聖亦必得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至廟其路不遠獻奠有數其禮不煩夫以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避況非甚勞者乎請親詣行禮從之亡何　上欲幸南海子階言聖駕行幸事體重大上林苑海子雖設自先朝然止畜養兎鹿非如視學耕籍有關治理不足以煩臨幸秋七月累疏乞休允之階一品凡六考滿十八年加伯爵廕子萬曆十九年年八十朝廷遣使齎勅存問有衛武雖在耄勤箴刑不忘于國晉公已解職務安危猶繫其身惟我宗工不殊前哲之語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

童時明曰公宜相而永陵之政中更多端天下皆目之爲嚴陟華亭獨以愚處于其間忠誠質實維持善類天下陰受其賜多矣

趙大學士傳

文淵大學士趙貞吉四川內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嘉靖二十九年爲國子監司業時北虜俺荅入寇進薄都城勢甚猖獗執我御廐內臣令持番書入城書多嫚語言欲以三千人入貢朝廷畢集群臣會議相顧莫敢發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

恐後生懦夫暗不解事萬一以爲可許則三千人入貢恐烏蠻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震驚宮闕乃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入貢此何異城下之盟斷不可者翰林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邀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羣臣俱以爲不可奏入乃止時將向夜　上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燹火燭空大震竦聞中官稍稍道貞吉及毛起語乃馳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尚文功賜祠錄後釋給事申沈束於獄以作人心且曰士卒不力殺敵以平昔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即予百金捐金不十萬直且盡矣因求爲御史佐軍務　上壯貞吉言輔臣[illegible]嵩切忌之及退貞吉往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illegible]者嵩益大恨乃佯薦貞吉賫金出城諭買虜首遂擢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予金五百兩稱詔出城宣諭行營將士博斬虜首貞吉僦民居致金於咸寧仇鸞鸞故嵩黨密受嵩指謂吾軍與虜逼安能頓貯多金不之納貞吉計無所出乃偏諭諸營而還比旦復命嵩謂貞吉狂率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　上怒命廷杖之謫荔蒲典史嘉靖

三十八年起任戶部右侍郎誤註閒任隆慶初楊博薦貞吉可大用詔起日侍講讀貞吉時年六十餘而甚壯議論侃侃　上屬意焉未幾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林爌代之　上一日手詔諭輔臣調爌南京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與殷士儋協管府事士儋請以府事讓貞吉不允隆慶三年八月以貞吉爲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貞吉疏辭不允復於講筵陳謝　上曰卿其盡心贊理貞吉復言近日朝廷紀綱邊方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捐身任事未免致怨惟陛下主張於上臣不敢負任使以干明上嘉之明年高拱入爲首相而貞吉以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貞吉以兵政廢壞疏言我朝內外衛兵分立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團營團操乃以三十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寔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而聚之爲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各營寔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營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

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增置東西官廳
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畏
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於五府
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
授之仇鸞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營兵則日弱
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
法猶可遵行合無將見操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
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訓練各程其能而
以文臣分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府有
事則領勑拜印而命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之
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
入下部集議英國公張溶等請分營練兵如貞吉言
兵部尚書霍冀以爲不宜更張與貞吉左先是給事
中楊溶論劾冀與貞吉鄉人冀疑出貞吉至是議不
合乃上疏言貞吉有憾於臣乞罷臣以謝貞吉貞吉
疏辨曰往臣爲嚴嵩所逐起官戶部四十餘日而竟
爲張益所論罷益乃嵩之親嵩使劾臣於冀何與臣
時以得去爲幸於冀又何憾至於營制之議與臣相
忤乃在近日去鎔論冀之時甚遠臣何以預知冀不

從臣議而先憾之哉冀益自知賍私狼籍不爲清議所容而臣兼風紀之司故勇於造無端之謗欲俾與之俱去臣備近臣必待辨明然後請乞歸骨耳　上覽疏降旨責讓冀令致仕而慰貞吉貞吉求去益力

上手詔褒荅不許已而總督王崇古議留北虜俺荅愛孫事語在高拱傳中御史葉夢熊議不與崇古帝不悅因命吏部考察科道貞吉上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言詞躁妄上干聖怒以致嚴令考察因此一人被及諸臣并及四年以前衆心洶洶人自危科道諸臣其中豈無赤心報國直言敢諫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妄奸邪不職罪之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行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莫甚於此臣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鉤致黨人罪及無辜一時賢才消磨殆盡致國家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陵夷以至於不救我祖宗設立科道畀以言責或是或非尚有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爲懲戒未聞群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願收回成命特加寬赦則國家幸甚疏入不報考察科道

出首相高拱意自是貞吉與拱不合是年十一月上
疏乞休　上手詔令致仕賜馳驛歸明年正月叙遼
左功以貞吉有帷幄之勞蔭子中書舍人卒謚文肅
　　童時明曰趙文肅有用之才也當其抗言議虜已
不復顧其私庶幾以身徇國者而厄於奸相即議
京營議考察言官而卒不得行其志也有才而不
獲盡用悲夫
又曰予得之冒人謂趙大洲公家其父祖世守清
貧極儉約公年十二時一家聚食饌品惟鹽一碟
公亦用箸祖即詈曰汝小子安得食此原來蜀中
至今稱之後公罷相歸山居林塘蕭然僅僅千金
之產其亦清白傳家者乎

陳大學士傳

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四川南充人嘉靖二十年進
士入翰林由庶吉士改檢討三十一年選充裕王府
講官進講多所啓沃歷官吏部左侍郎隆慶元年進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贊機務　上以以勤舊
在潛邸講讀多勞特加眷注以勤受知愈思竭忠疏
上謹始十事一曰定志言陛下方臨御之初窺伺百
出倘志不先定將上累聰明下妨政事惟堅持聖志

一意主求太平此志既定則凡聲色貨利逸遊便佞皆不足惑聖德大業悉從此出此謹始第一義也二曰保位言自古言保位者曰帝慎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願常以萬幾叢挫爲虞世道阽危爲患三曰畏天言當深察天道甚邇雖深宮燕閑人所莫窺常若上帝鑒觀雖號令臣民靡不如意常若嚴父讜戒常應之來修德應之災異之見引咎回之四曰法祖言　太祖肇造洪圖　成祖嗣成大烈其垂訓立法至宏且遠願恭取祖訓置之左右守而勿失仍勅中外諸臣一體遵率如故五曰愛民言宜省非正之斂停不急之征黜貪暴之吏蠲繁苛之令蕩然與天下休息而聖衷又念念在民則久安長治術無出此六曰崇儉言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常至敝垢意以尺帛一錢皆百姓膏血願躬行素約自禁近始悉從省儉凡宮中奇巧之玩無名之賜一切罷之七曰攬權言凡朝廷大興革人材大進退悉宜與大臣參詳可否而臨以明斷親自裁決則威固於內權重於外天下可運諸掌八曰用人言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好良知良不用知奸不去則誤國自此始願深味此言於大小

臣工一一清心照之則衆正途開群枉途塞而大業成九曰接下言祖宗朝每朝見群臣講論治道至大詰首著君臣同遊之訓願視朝之後即御便殿召大臣親自擬議十曰聽言言祖宗時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願大開言路言之當者顯擢其人其未當而或過於訐直者亦涵容不罪夫言者上逆龍鱗而忘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其心蓋忠於國也宜諒其心使得盡言無隱疏入上嘉其忠愛懇至悉納之明年進武英殿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隆慶四年秋七月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歸骨歸但夙以藩邸舊臣恩意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衮闕敢條為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貪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疏入上嘉納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旨慰留而請歸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給郵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勑獎令其子編修陳于陛送父還鄉于陛後萬曆中入閣疏修正史甚有聞望以勤謚文端于陛謚文憲

童時明曰陳南文之入相也以穆廟簡任甫四年而即商致乞休遂完名全節以歸當時首相徐

華亭兩朝耆碩猶致人言然後去而高新鄭之狼
籍張江陵之奪情視陳公何如哉知足不辱知恥
不殆二疏不得專美於前矣

嚴大學士傳

武英殿大學士嚴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二十年進
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先時翰林散館後則弛縱繩勒
往往游于文酒訥益閉戶矻矻理筆硯至嘔血病甚
不休滿九年考會當與幾內試微伺嚴分宜意陰有
所屬義不受汚乃豫請乞省親假歸告滿遷侍讀時
吳中新罹湯火手疏具爲吳中父老請命大畧謂東
南被寇之地生靈塗炭極矣夫財賦出於五穀而五
穀生於三農今兵燹之餘民幾無孑遺矣雖有戶田
誰與耕乎耕既無人而穀何自得乎穀無所得即饔
飧之資無纖毫矣而公家賦稅何所從出乎懇乞天
恩早下免稅之詔縱地方事寧而稅期已及免軍又
且臨境臣恐有司不敢預必朝廷之意而假斯民以
法外之仁瘡痍者未甦而加之以捶楚虜縶者未還
而繼之以縲絏小民既以失其常業無所藉以爲生
而又懼不免於有司之法於是流移之民其善良者
遠去其籍不思復還而其狡健者不肯甘心待死朝

夕則皆起而爲盜或投入倭黨爲彼嚮導或隨入島中多其徒黨或招集本地無賴烏合成群乘間竊發恣行刼掠紛紛之患將何時息乎臣以爲與其他日以在公之財爲招集流移之用孰若捐今日之未收于民者以示勞來之意遂鼓舞其欲歸之心而因以安輯之與其迫徵于今日以速其爲盜孰若示之寬恤開其生業以潛彌其爲盜之心而永爲吾力穡供賦之民臣嘗查得洪武年間詔免太平等府夏稅秋糧不一而足今日蘇松等處何以異于太平等處而今我　皇上之仁亦何少異於　太祖之仁臣願陛下特勅該部查照東南曾經倭寇擾害地方見今無饘下戶菜色阽亾者勅命撫按有司設法賑濟其委係妨廢農功田地暫將嘉靖三十三年夏稅秋糧一應起運存留通行蠲免仍勅該部作速行文撫按頒示有司使乘稅期未及之時張挂榜文使民通曉陛下德意疏上得下大司農議可賜民田租丙辰命入直撰文陞太常少卿兼學士　上方有事甘泉祀太一諸神屬訥授簡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自是眷遇日隆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陞禮部尚書復自禮部改吏部尚書吏部故筦天下黜陟自李默以

睚眦庾死後來者率媚嚴分宜搆爲權利吏道益雜黔首蕭然及是訥以特旨簡用會徐華亭更相所推轂惟訥訥亦自謂千載一遇砥節酬知迴瀾障俗在此舉也一日乃廷集諸朝士與爲約曰自今以往等牘束修之問請無入私邸吾見諸大夫於此止矣諸大夫曰敬受教請毋恩左右又一日市牛酒治具若將召客者日且旰舍人子白請所召客主名訥乃舉觴屬之因言曰若等毋問客請視主人夫主人至爲天子宰貴盛矣而當饋吹虀以熱羹爲鑒若等居長安久其亦見貴人桀黠奴有懷璧曳縞白頭長子孫者乎自今以往內言無出外事無與其慎鍵閉給掃除毋有貳心此酒所以誓也舍人子奉令惟謹某郡倅以一介來存問非有關說訥以屬吏曰吾寧爲怨府拒後至者然訥雖禔已嚴其延攬賢俊如不及每待客坐語常以赫蹏隨聞人寸長即默識之吏白一命以上無不詢錄材不材處之各厭其意左遷罷免者卒無怨言浙淳安令海瑞清操著聞以失上官意大計調簡興國會有白簡言縣官朝覲動費千金而淳安令海瑞往返止三十金彼獨何人而能若是訥見之驚喜即日超擢海戶部主事遂以直諫顯名天

下竟爲名臣海自有傳其汲汲用賢類如此南畿督學御史爲訥門生欲私其幼子幼孫訥曰焉有不試入學寧不爲子孫終身之耻乎遜詞謝之亾何晉秩太子太保與興化李春芳並以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而訥提衡銓部如故時　上齋居西苑煩於群祠訥旣以內制進不敢甚引當否內不自懌會所築直廬湫隘偃豬病脾乃上疏乞骸骨四請得允命乘傳歸家居猶逮侍二尊人旦暮入子舍起居上食莊皇帝改元叙校錄舊勳賜一品誥命有從權相所來諷訥一修候可復起用訥曰吾已告歸猶白頭嫠婦焉有復自媒從人者乎其人慙而退蓋徜徉林下者幾二紀卒贈少保謚文靖

王錫爵曰余母大夫人蓋老而好佛嘗褐衣帕首匿姓名行游虞山諸佛寺間膜拜甚虔有兩舁卒相與目笑之曰媼知禮過去佛亦知此山下有見在佛乎問之則所謂嚴文靖公者也公是時固無恙數好從鄉人父老修禊社理方藥低首而談恂恂然處子也丐夫賈豎負擔坐其門奴客無敢衡視時時見邑大夫爲言民間疾苦不及私蓋公嘗語客曰寧人負我母我負人是矣又有言寧我容

人毋人容我者何耶容未對徐曰爲人在世而不欲人容何以自立乎生平大率如是其得佛稱以此

童時明曰文靖公之設施著在銓部其入相也僅僅年餘然君以修玄而其志不獲行也庶幾以道事君者哉久於家以佛稱在國爲元老在鄉爲耆英公之謂矣

高大學士傳

中極殿大學士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爲編修十載不遷三十一年受命校正永樂大典以何爲諸王設講讀官上特命拱爲裕王授書侍讀當是時上未立太子裕王以次當立又次景王二王素不快於嚴嵩嵩懷疑猶豫恩惟拱得進言裕王命予世蕃讌拱酒酣世蕃諗曰聞殿下不快於老父有諸拱曰無之曰屬有疑乎拱曰君相心同皎日何疑之有曰何故曰東宮未立儲位已定裕邸命名以元首加九土上講讀以編修非其証乎世蕃以告嵩嵩稍不敢肆而益加禮拱拱視之蔑如也嵩敗拱歷任禮部尚書四十五年三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隆慶初以潛邸舊知加少傅進兼武英殿

修永陵實錄充總裁官當是時首相徐階柄政次李
春芳陳以勤郭朴俱謹厚張居正以階門生唯唯惟
命拱獨抱大志慷慨激烈銳意建明遇事引當否面
折不少遜避時有侵軼遂致疑貳亾何累疏乞休
上慰諭勉留以疾甚懇辭章至十餘上乃加少傅以
大學士謝病歸拱素精潔峭直家如寒士里中養望
清譽益隆隆慶三年徐階歸特詔起拱田間以少傅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與機務
爲首相掌吏部事拱既當國壹意治理疏言武反商
政止於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用夏張且大

禮大獄皆先帝勵精之政而槩議反異尤非繼體所
宜其卹典召用悉查例以行凡言事得罪者皆叙錄
又請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
平日則練習本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
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
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
外閱歷既深次第推調尚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
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
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
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

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既又議重邊方有司言邊方有司寔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為率[illegible]

者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超擢不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出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

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居亾何又言京師商人之累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給價值即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釐夙弊凡公私費用悉為禁止庶商困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又言近日章奏日趨浮沉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違者聽該科參治庶存恭肅之體且遠簡寔之風又請勑戒諭

邊臣每年特差才堅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頭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上悉從之是時次輔趙貞吉存心天下語人曰天下廢弛至極宜整頓者多吾與高老共啚之由是拱益奮勵薦用楊博高儀與貞吉相引重意氣欵密而江陵張居正深中險刻陰伺其隙恨無間耳四年夏六月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却於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讙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勿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蠡秩居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讙者莫能難皆曰惟命乃以上聞而廷臣譁然以爲不可拱貞吉力任之謂崇古議甚壯有遠慮必

能成功留之便下詔如崇古議俺酋婦恐我戕其孫
日夜沸唇俺荅亦日夜悔且念乃召我叛人趙全等
計事全曰今日欲得那吉須厚賄以贖否則脇以兵
俺荅然其計率衆數萬進薄大同崇古嚴兵以待俺
荅不敢進駐兵平虜城外且索打話無敢往者百戶
聊崇德素負膽氣善胡語慨然請行單騎入虜營見
俺荅方盛怒謾罵曰余自用兵以來殺若干總兵矣
崇德從容言曰國家多少總兵殺之可盡乎中國倘
殺汝孫汝孫再難得矣今汝孫已部送進京予官職
收養必欲取歸獨有乞恩懇求乃持兵深入挾取是
速其亡也俺荅聞言頗銜之乃留崇德營中而遣親
虜往覘則崇古豫計那吉方蟒袍貂帽馳馬從容與
諸將遊獵郊原矣虜歸報俺荅釋然心喜時冬寒草
枯駝馬多僵倒衆騎咸怨詈趙全等於是崇德再入
虜營說俺荅縛諸叛人以贖愛孫俺荅猶豫其妻大
罵俺荅以死爭必欲得其孫俺荅乃詭召全等計事
即帳中擒之凡八人押送中國內具文稱臣并請封
貢進至雲石堡待命崇古先已請旨遂受其獻復厚
贈那吉遣使送歸那吉猶戀戀不忍去崇古諭以朝
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臨行更加宴賚那吉感泣

誓不敢貳中國乃携其妻以去崇古械叛人至京支解于市那吉歸見祖母喜若更生各部落皆慶賀俺荅俺荅亦感天朝禮遇伊孫而少妻三娘子又切切勸俺荅毋貳中國三娘子者俺荅長女啞不害所生女貌甚麗俺荅私通遂奪取之寵幸用事於是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崇古疑吉囊大把都未與盟恐有詐未許益吉囊者俺荅兄老把都俺荅親弟也吉囊死子四俺荅於諸虜爲尊行力能合之必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也總督以此難俺荅俺荅辭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崇古獨計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比時適黃酋使來崇古乃令黃台吉約老把都以招土蠻與俺荅會同請封因可以破三衛交媾之私隆慶五年春俺荅始與老把都吉囊諸部各遣使持番文來言諸酋長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專通貢開市以靖邊氓第欲禁約將士毋燒荒毋搗巢以結盟好

上下兵部議兵部謂開馬市有先帝明禁宜勿許崇古復奏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荅擁衆入犯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脅以奏開馬市故先帝不允而咸寧侯仇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幣媚虜

仍請開市以逭巳責當是時開市非虜本心故不旋
踵叛盟先帝震怒始置於辟嚴爲之禁今虜情實與
昔殊虜連歲入犯固多殺掠乃亡失亦畧相當屬者
戴天朝歸孫之恩既獻俘闕下復約其弟姪各部落
誓永不犯邊又非昔之擁兵壓境挾我邊臣而坐索
也且聞虜欲畜瓦剌蚕食西番慮我議其後故堅意
內附其情可信又虜使云所請市非復請馬市但許
貢後容令質易如遼東開原廣寧互市之規此國朝
待諸夷之常典非昔馬市比且昨歲秋防報警京師
戒嚴至倡爲運甎聚灰塞門棄城之議幾爲虜咲今

虜納款內附乃必欲定以要守尺寸以幸百年之無
事異日有失究首事之罪則豈惟臣等不能逆覩即
俺荅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于
目前而不能制諸酋于身後也夫擬虜甚易數言可
決虜必憤憤去即以遣降之恩不犯宣大土蠻及三
衛必歲糾俺酋父子爲聲援以窺薊遼則吉囊諸孽
必爲蘭靖洮河之患若允虜封貢各邊有數年之安
則可乘時修備虜設背盟以畜養數年之財力從事
戰守不猶愈於終歲馳騖自救不暇者哉臣又歷稽
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如正統初年也先以減尅

馬價而稱兵夷虜封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
忠順王故事故臣以爲許封貢便疏下廷議羣臣大
抵持兩端惟拱決意從崇古言於是議封俺荅爲順
義王子孫各封爵有差仍許通貢互市俺荅聞命大
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除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
據有板升不滅之終敗和約崇古以聞詔悉捕獻伏
誅如趙全例隆慶五年四月俺荅遣使貢名馬三十
疋遂遣使册封特築一城勅名歸化建一寺勅名弘
慈老把都等以下俱遞封都督指揮千百戶三娘子
封忠順夫人是時諸夷皆解辮受封比屬國邊土靖

安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即以之爲市有濫
創矣晉崇古爵宮保世襲錦衣千戶飲正告廟而舉
朝咸服拱能知人也崇古滿州人入掌兵部卒謚襄
毅居亾何考察京官拱端方持正一無偏曲而貞吉
喜因事致功不能無生得失居正遂鉤致使交鬬由
是去留異議貞吉求去貞吉另有傳先貞吉入閣者
春芳柔順謹飭隆慶五年致仕郭朴隆慶二年致仕
代貞吉入閣者殷士儋僅一年致仕而高儀入士儋
儀自有傳拱不輟吏部事入則條旨出則啓事寵任
獨專居正愈思中傷矣明年加拱少師進中極殿上

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耶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長官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又明年加柱國叙遼左功蔭子錦衣千戶是年五月　上不豫召拱及居正儀入御榻受顧命　上崩拱翊皇太子即位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貪恩攘臂竊弄而居正外柔中狡恥居拱下陰與大璫馮保結爲死生交以冒拱而拱乃慷慨直諒以天下爲己任懼宮府遼絕詭秘莫測

曾言於朝曰老臣謬膺託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後凡內降命勑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咨詳覈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治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中人相顧駭懼而拱策馮保內握機務專恣難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宮禁儀受命惟謹而居正陰洩於保令善自爲計保遂捏中旨以去拱謂拱攬政擅權朝廷威福輒敢自專不復知有主上罔測其意欲何爲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少師中極殿大學士致仕即日出京回籍其諸大臣受國厚恩不知竭忠報主乃阿附權臣蔑視幼君自今

各宜洗心滌慮毋蹈此轍於是緹騎兵番踉蹌迫逐一夕遄行囊橐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有狼籍至此者久之卒於家後萬曆三十一年始以覃恩追贈謚文襄

支大綸曰高拱當鼎革之時居保衡之位開誠布公周防曲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即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不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丞資斧盡喪亦足悲矣而張居正以擅政夷宗視高禍十倍其慘拱死而人爲含冤居正死而人思剸刃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禍福之機亦安有爽忒乎哉

童時明曰高新鄭當國時予初爲諸生耳之人以爲足已自用安石之流迨遊長安而江陵已敗乃薦紳間稱隆萬賢相者則未嘗不首新鄭公然後知曩所比之安石祗江陵語耳江陵之語罪高者正所以自道也高公之人品于茲定矣

又曰嘉隆相臣自嚴分宜夏文愍以至新鄭公皆有民謠而於新鄭公則曰高中玄不要錢一心只要柱擎天夫擎天之柱豈易得乎哉

高大學士傳

文淵閣大學士高儀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入翰林
歷編修諭德春坊有清譽嘉靖四十二年陞吏部左
侍郎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爲禮部尚書兼學士明
年大行皇帝喪禮悉儀裁定隆慶初政贊畫居多元
年五月諭幸舊邸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遊之端疏
請停罷既而奏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
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恐其不
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
致盛治我朝列聖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或同遊味
和或燕對無時太平之業端肇於此　皇上御門朝
羣臣已復祖宗之舊但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
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
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耶伏望　皇上
每日罷朝即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宜
隨朝日供辦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不時召見
即將覽過題奏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
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當斟酌詳議者特
降清問許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即擬可否
皇上加以睿斷親賜批荅倘有疑難雖再三商確然
後荅旨亦無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

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公同評正 上嘉
納之亡何請舉幸學之典二年正月請建皇太子引
宣德成化弘治間册立皇子皆二齡六齡事例爲據
言皇上篤生元嗣已踰六齡岐嶷英哲茂異早宜諭
誨以廣聰明 上命擇日具儀遂以三月朔日册立
頒詔天下海內稱慶居有頃京師地震儀疏請令百
官修省仍勸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以逸欲爲深戒
以勵精爲遠啚詘粉飾之虛文崇交修之實政 上
是之歲終類進災異且曰今歲四方災異比往年特
甚山西天鳴地裂男子化女浙江水旱尤爲異常宜
痛加修省三年二月疏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上
命待十齡後行禮部郎中戚元佐疏議宗藩五事一
限封爵二議繼嗣三別疏屬四議冒費五議擅婚儀
覆言元佐所奏鑿鑿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
虛心評議以聞 上從之時陳皇后以疾居別宮儀
再疏請未得御史傅寵以二事劾儀且論儀往事先
帝不能將順儀疏言撰文叩玄原非正誼中宮還位
疏請奉旨疾愈還宮事在禁闥非外庭所能悉宗藩
祿糧奉旨行各藩府廷臣會議請自上裁 上嘉儀
端謹任事令安心供職既而儀四疏乞休允之隆慶

五年高拱疏薦召掌禮部明年四月進羨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五月與高拱張居正同受顧命輔皇太子參基儀與拱同心輔政語在拱傳中拱去儀不自安憤悶成疾遂發大行梓宮勞瘁疾轉劇居一月卒其[illegible]榻遺言曰天運一行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李東陽共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於是劉謝去而李獨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附於保於是拱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湖廣人事之巧合如此儀謚文端

童時明曰高文端公忠厚深篤居鄉杜門不一言及私人稱爲長者及卒家無餘貲錢塘奢靡之習因之少變乃久與秩宗而持正不阿可爲大臣矣

瞿侍郎傳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嘉靖甲辰進士第二會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奉勅封懷慶諸王爲副使時鄭王以言事忤旨徙繫鳳陽世子繆爲恭敬餞迎用重幣景淳一切謝絕正使恭順侯業已受而難於景淳復還之上遣使密詢侯知語景淳曰微公吾幾中明法景淳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還授中貴人書中貴人有所餽

遺一無所受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當是時江南有倭亂總督浙直胡宗憲媚事內閣嚴嵩謬言倭不足慮景淳赴京謁嵩嵩語之曰倭且夕平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景淳正色應曰相公遥度之不如不倭目睹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勁而賊日夜躪赤子財賦地不倭南中人不得一单枕臥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嚴嵩改容謝曰善夫先生之箴我然已目攝之尋進侍讀學士總校大明會典領治誥勑精嚴一無所苟錦衣衛陸炳與嚴嵩相表裏方有寵於上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最後者朦朧挾兵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爲請之又不可乃橐金夜投景淳咲不顧曰公毋溷我我所守禮也炳不自懌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而景淳遂改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監祭酒事學士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景淳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無一書通政府人問其故咲不荅進南京吏部右侍郎攝部事三載入奏績改禮部左侍郎旋用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俸隆慶初元留侍經筵修先帝實錄頃之以疾發不支疏

乞骸骨予告歸家居一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王世貞曰公爲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去以瞿公之眇小言天下事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留侯有以也

童時明曰瞿文懿公攻制舉義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顧久困諸生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所以作者之意不爲蹈徇所謂未絃疏越一唱三嘆有餘音者矣吳中王文恪公經業爲國朝冠繼之者惟公與唐武進嗣公而登會元者卒未易媲美以故三先生之名獨顯乃其徘徊翰林率以厚道而不媚權貴正論侃然正直忠厚兩得之矣

殷大學士傳

武英殿大學士殷士儋山東歷城人進士庶吉士改檢討嘉靖四十年克裕府講官尋陞侍講隆慶元年陞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晉禮部尚書隆慶三年閏六月金星辰見南方詔諭求言士儋上言頃緣災異疊見皇上俞言官之請詔命諸臣講求用人理財

事宜臣願皇上於宣召大臣一事亟賜舉行則可以
通上下之情消四方之變此之不啻雖條對叢委封
章山積何裨寔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
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
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筭而不敢輕革此其中必有掣
肘之患非奏牘所能達者必宣召吏部令其面對凡
寔心任事輿論共賢者無論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
用宣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當革浮冗無問
官府纖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召輔臣面賜商諮昔宋
臣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其用

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使多妄請請杜其源太宗曰
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外使傳紀二君納諫以
為美談比見吏部請錄用石星詹仰庇竟以報罷戶
部疏奏泰和香稅庫局鋪墊等事即獲訶譴是二部
所陳且未蒙嘉納矧諸司臣庶人各一疏孰能適當
聖心乎伏願優容骨鯁之臣如吏部之所薦講求約
浮之故如戶部之所查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疏入詔
下所司亾何掌禮部事時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
既理府事乃謀襲爵統入賂內官嗾延長王眞滉代
奏士儋以條例却之旨從中下謂極邊重地須用親

王士儋復奏言條例親王絕非親弟姪不得襲縉熿
康王從父而又駕言極邊夫肅府昔封甘州誠爲極
邊今徙蘭州則內地矣即云邊郡但選郡王之賢者
以理府事自足捍衛何必更張以徇私情撓公典不
聽隆慶四年十二月進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
務明年十一月致仕歸加少保廕子中書舍人卒謚
文通

童時明曰殷文通爲次輔僅一年未柄大政而持
正論操清節足風百僚乃其宣召面對一疏足爲
時主鍼砭矣

林尚書傳

禮部尚書林爌字貞恒閩縣人林文安瀚之孫父廷
機禮部尚書爌登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景王出閣充講官分宜用事子世蕃邸第與爌居比
舍挾以要爌曰王之國講官當遷長史使人道意爌
正色拒之後不果遷徐華亭當國遂自洗馬擢祭酒
祭酒公署創自文安公歲久圮甚爌捐俸新之曰此
朝夕先公也訓士一遵先軌陞禮部右侍郎充經筵
講官會中官奏修九陵意在有所乾沒 上命爌往
勘奏言惟長陵應修餘不必妄費省費鉅萬中官側

目北虜犯邊條陳七事尋改吏部侍郎經筵日講語多剴切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右侍郎佐南銓者五年署篆禮部魏國公長子徐邦瑞已咨太學後以嬖少子邦寧請當事者惑其私陰主之嫌曰以嬖奪嫡非制也如國法何魏公門客以私力請於嫌堅執不許言官疏聞於朝竟襲邦瑞萬曆元年進南京工部尚書裁冗濫禁請託曹務一清亾何改禮部以母喪歸嫌留意當世朝章政體人材吏治無不熟計立朝風采傾動一時中外日望柄用內閣高儀冢宰楊博尤加推重每事咨決獨以正直忤張居正竟不起用家居毫髮不苟舊廬遭燬假先祠以居蕭然如寒士或勸嫌貽書政府嫌曰此先公家法也門生故舊書問不絕稍涉非意則謝曰吾嫠婦也終不以晚暮易節卒之日里中士民請於兩臺祀鄉社扁曰清忠祠

童時明曰林公入閩世家繼祖父而登八座益光先烈夫以三世尚書之家而力不能營居第豈非所謂世傳清白者耶

陶侍郎兼學士傳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陶大臨字虞臣會稽人嘉靖丙辰進士第二授編修嚴分宜子世蕃欲交驩大

臨大臨戒門者以他出應之僅投一刺而已尋以差出京還朝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閑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以差出京由京沂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返凡幾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跋涉泥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吳給事中時來具疏論分宜謀之大臨為易其疏草數十字奏上逮獄詰責所共謀五毒備至大臨日具囚服以俟遣餉藥物醪糗吳寧死不以重累大臨嘆曰柰何使君獨為善吳以戍去大臨獨餞之郊關咲而別在館校錄永樂大典隆慶初進翰林侍讀與修　世廟實錄主試應天晉學士尋遷南祭酒談說道理經濟不為高遠奇僻之行亾何以少詹事召侍講讀於東宮進詹事萬曆初遷禮部右侍郎在經筵日講　上方幼冲大臨思所以啟翼之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汙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

已其所陳說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愼用舍
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反覆又葺自古聖君堯
舜而下凡二十二帝爲帝鑑圖以進每進講左右皆
目相視　上亦自重之賜服視一品頃之進吏部仍
日講朝廷方倚重忽以疾卒大臨居官二十年一切
贄謝俱絕產可中人而其自奉極簡約先是以鄉舉
里居有奪其田於官者弗白也後令知之驚相問大
臨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令疑其獄以問大臨徐言
曰書不云乎罪疑惟輕令遂寬之豪知其自夜挾百
金爲壽大臨曰我何憾於若若有餘金何不易粟帛

而贍族姻之饑與寒者母卒於京都督陸炳方貴重
伺其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酬其值不得後抵京
而陸死矣設奠酹以百金授其子胡總制宗憲擁節
東南欲爲歡於大臨捐數百金爲樹坊大臨嘆曰東
南民力竭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其大節類
如此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童時明曰陶文僖之言曰學有根室有基不實則
欹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
濫一觴終而潤九里且曰憂勤楊厲其古帝王之
心璽乎此帝鑑圖之所由作也而強有力者竟竊

之以爲名高嗚呼使公而年其建立不止此矣

許王列傳

建極殿大學士許國歙縣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陞編修萬曆初晉右春坊右贊善改司經局洗馬轉南京國子監祭酒晉太常卿詹事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吏部左萬曆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入東閣爲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十四年考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六年兼吏部尚書太子太師二十年以疾乞歸二十五年十月卒於家贈太保謚文僖

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大同府山陰縣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尋陞修撰萬曆十年陞司經局洗馬轉左庶子晉少詹事兼寺讀學士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轉禮部右侍郎晉吏部左兼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萬曆十九年抗疏致仕去三十二年卒於家贈少保謚文毅

許王二大學士相繼皆爲次相當國者申長洲王太倉太倉多以疾不出而申與許王嘗蒙召對語具今上召對錄茲不具當是時以　上未立　皇太子臣工多以言獲罪內閣時有密揭家屏獨侃侃正論罔識忌諱直言忤主毅然而挂冠以去許國亦繼起

以去就爭之遂亦歸故二公名重一時天下稱之曰
葉向高曰潁陽先生悃誠朴忠上足以結主知而
下足以信士心當國本未定之際他或有所委蛇
而先生効忠剛切以是自堅於去卒之大計定而
羣疑消世之論社稷功者卒歸其力先生之進退
去留裕於身而輕重於天下何如哉
焦竑曰許公爲人和平惇大不爲恃重乃大節所
繫則挺然無所回變蓋其寬也即小夫孺子靡不飲其和
而其介也至天子元臣無以奪其志此非古大臣不能也
馮琦曰王公以讜正事明主以道進退世比之王
范西文正云
童時明曰許王二公之出處雖有先後而力扶國
本其致一也夫諸事不可而諫三諫不入而去使
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有明進退之士列辱
焚詔之後所僅見者哉

趙大學士傳

趙極殿大學士趙志皐字汝遷蘭谿人隆慶戊辰進
士第三授編修與修世廟寔錄壬申歲册封吉藩諸
所賜予俱卻不受吉王嚴重之萬曆初陞侍讀江陵
張居正輔政專恣志皐循職掌既請紀錄當聽史臣

請罷政府總裁以防專擅江陵不悅頃之江陵父死奪情諸疏劾者皆獲重譴而翰林吳中行趙用賢亦上疏言尤切直旨未下志皐恐禍不測糾同官七人詣朝房面江陵解之大畧謂綱常不可紊言官不可罪指斥不遺餘力江陵無所容至持佩刀欲自裁尋吳趙下廷杖志皐復詣政府請出諸疏付史局欲以萬世公議諷江陵而江陵怒益甚會星變考察遂出志皐廣東副使志皐怡然就道抵任攝臬篆三年持法平恕不苛暇則探奇賦詩直指不悅曰政府尚啣此君何物翰林作態　辛巳京察遂謫志皐去粵之日吏進羨金數千計謂向無此請以束裝志皐斥之悉簿報而自襆被以行歸惟爲蒐裘計明年江陵敗臺省交薦起爲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丞尋擢南監司業改左諭德轉南祭酒正文體重行誼飭規條士習丕變陞南吏部侍郎　上久不視朝志皐疏請保聖躬大要言屏酒色戒逸豫臨講幄接大臣清心寡慾以延聖壽語甚切至居亾何改吏部左侍郎萬曆二十年特旨簡用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王錫爵以首相歸省王家屏以直道抗疏去國志皐獨肩樞筦嘗爲二銘大書政事堂一曰以威福歸主上

以事權還六卿以請託謝親友以公論付臺諫一曰
積誠以事主上潔已以風庶官折節以下忠賢黜私
以杜憸佞是年寧夏劉哱叛志皐請發帑金十萬且
請賜上方劍誅不用命者遂俘二賊寧夏平叙運籌
功進太子太保島夷陷朝鮮志皐決策往救進兵克
平壤雲南貢金民不堪命志皐為請歲減千餘以蘇
民困既又請冊立請發留中章奏進孫思邈眞德秀
衛生二歌以保聖躬二十二年王錫爵入為首相志
皐次之會羣臣請冊立急　上謂中宮冢嫡尚虛欲
三皇子並封以待將來羣臣力爭以為不可志皐上

疏謂　皇上既有立嫡之意當為中宮計修交泰之
禮以祈高禖哲嗣篤生天必應之萬一稍遲願以皇
長子育之宮中必欲一時並封則當優異皇長子不
與皇三子同以明定分不報數日又揭謂　皇上遵
祖待嫡之旨豈不天理人情之至哉然羣疑未釋
皇上昨有收回並封之諭且示首臣欲求別處之法
但並封雖已暫停別處必自有說豈宜一切停寢臣
以為元子乘今春出閣講學併確示二年後冊立冠
婚臨期蓑舉再無改移別處之法何以踰此不報先
是吏部推擇大臣必詣政府議可否志皐謂六卿各

專事任不相牽制此　高皇帝法而時冢宰相繼皆名碩志皐遂引與均體無所侵撓既而太宰缺議廷推少宰有所擬用司屬持之言官疑志皐授意疏劾志皐不爲辯　上怒謫言者志皐復疏救再三遼東頻年虜深入志皐憂法弛非振刷不能得邊將效力乃勸　上按失事者置之重典邊臣震懾人人爭自効是以有鎮武之捷　上嘉大將功欲裂土封之志皐復執祖制以爲不可　上乃止自是賞罰嚴明邊將爭奮烽烟稍息焉二十三年屢請分別罪廢諸臣空據其論列別其行檢以次量移擢用勿令老棄下僚言甚切直不報亾何以年老乞休不允適開局修正史志皐請復建文年號示萬世公是時　上頗厭言者斥逐輒至空署志皐每從中調護二十四年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兩宮災志皐深自刻責引漢災異策免故事自劾已復請舉修省寔政檢發章奏拔淹滯選補臺省慎刑獄停織造皆時政闕失之大者　上皆優詔答之二十六年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三殿災極言時政得失進弭災八事曰崇敬畏以格天心躬祭祀以祈神佑復朝儀以肅衆志定國本以慰人心行選取以恤人

才補缺官以修庶政公貨財以釋民怨平喜怒以安羣情不報志臯遂引疾章六上　上慰留切至二十七年志臯自念春秋高不任勞瘁時難展布即有所請多留中志鬱鬱不獲伸遂決意引去章屢上未允是時志臯爲首相已四年而次相張位去國沈一貫在告政府虛無人　上特旨趣志臯仕事志臯屢疏請簡輔臣者六請宣諭沈一貫者再迨沈出而志臯堅臥不起矣　上溫旨堅留志臯從枕上草疏請罷榷稅請用言官請册立東宮不一而足二十八年轉中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具疏懇辭不允志臯已三年不出　上眷注不已餽幣酒米之賜御醫診視中使宣諭不啻數十百次秋九月病篤憑几草疏言老臣病革血誠未泯謹陳切要時事懇望聖明亟圖省改以定國本以延國祚靈長夫皇上一身天地臣民之主當仰體天心俯慰民望保護聖躬以膺萬壽此第一切要事也至於近來章奏日壅庶官多曠刑獄繁興閣臣未黜凡此數者皆足以爲聖政之累廷言累臣之而皇上未之省然此其緩者也皇長子春秋鼎盛昨奉即日舉行册典之說無分臣庶皆欣欣然有喜色乞皇上早諭擇日舉此大典以全大信於

天下也臺諫朝廷之耳目從諫者昌此不易之理也數年臺省一空老死瘴鄉無賜環之期需次國門歷三年之久仗馬不鳴寒蟬無聲皇上猶厭惡之摧擊之以漢唐末季之事反觀今日之所爲臣豈不爲寒心乎至於榷稅一節誠載籍之所未睹古今之所未聞皇上乃樂而爲之民之脂膏剝矣衣食絕矣元元樂生之堅喪矣積目前無用之物以貽日後不測之禍智者不爲也臣死灰餘息再無進言之期萬祈皇上速罷榷稅以培國家元氣速用言官以振國家正氣速行大禮以定國家大本至於點閣臣益用百執事皆望次第舉行臣死之後亦猶生之年稱慶不已也臣不勝忍死惓惓疏既草馳上顧謂諸子曰一介草茅久荷高厚奄忽永訣感激銘骨惟願聖壽齊天奮定大典用賢保民汝曹世世無忘國恩言已遂卒年七十有八訃聞上哀悼降手詔曰朕虛揆路日望起色不謂竟奪我良輔贈太傅謚文懿

李贄曰管司馬溫公罷相居洛所買田宅與兄郎中共爲一戶今趙文懿柄國止守祖父遺業此其相業不具論而清修一節寧獨讓司馬相公哉

楊道賓曰公每晏見嘗曰無心立心無事行事無

權秉權乃是聖賢作用及退而察公鎮靜若山岳
虛受若谿谷遇事廣集衆思豈非無心無事之明效哉
童時明曰曩甲午余卒業成均文懿公方當國人
人謂公清慎慈祥樸素和易不立黨不營私眞相
臣之度哉迨乙未以後翻然有去志卽勉出供事
非其意矣言不盡用而徘徊不忍忘君永訣一疏
忠誠懇到憂國之心所謂死而後已者耶

趙侍郎傳

吏部左侍郎趙用賢字汝師隆慶辛未進士應館試
名第四　穆皇帝特拔置首授翰林檢討丙子纂修
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張江陵有父喪與大璫馮
保相根柢以內意留之西南彗出長竟天中外洶洶
莫敢有頌言者而臺省群獻譽請留用賢歎曰如此
不復成世道矣乃草疏數千言略曰喪必三年自周
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
臣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非先王法夫輔
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于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
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陛
下敗之于一日臣以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
甚於是至若臺諫諸臣阿意順旨以疏留輔臣是背

公誼而狥私情莪至性而倡異議如此輩者臣無顏
與之同朝敢昧死以請時編修吳中行刑郎艾穆主
事沈思孝同日疏上詔杖于朝削籍死而復甦進士
鄒元標疏論江陵因申救甚力亦廷杖都下呼爲五
君子修撰沈懋學親爲用賢傅湯藥貽書江陵因請
投紱江陵怒滋甚緹騎驅者旁午於道既歸杜門江
陵授指按吳者其人以病去復有代者甫至而江陵
敗其人以前殺劉臺逮去癸未召起田間進右春坊
右贊善用賢登朝正人吉士引繩而起而賢深以奬
護名教激揚氣誼爲已任其欲悉返江陵故轍若不

能俟終日至于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又津津言之於
是忌者遂以爲朋黨用賢上疏乞歸且極言朋黨之
禍乃漢宋之季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
世所宜有慮開讒邪之端遏仁賢之路助陰邪之勢
消正大之氣引去甚決不允頃進經筵講官遷司經
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尋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
事用賢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流離歲甚
力稽於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
豪胥伏蠹有不可勝言者乃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
賦之數二曰議混派之幣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

蠲減之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歛之期十三曰議徭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部令進士至吳議之進士格於衆論不敢有所復尋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以四維勵諸生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暇則酬談文藝校刻史籍又特舉隱行鄧元錫劉元卿創革除忠節黃公觀祠以風世是歲己丑由祭酒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辛卯改禮部左兼翰林院學士壬辰教習庶吉士癸巳又改吏部左兼官如故公累年連疏乞歸因請宥言官李沂請斥絕內官張鯨又請早定儲早教諭又極陳皇長子皇次子並封不可皆寢不報悶悶不自得有歸志而忽有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遂三疏懇歸吳鎮故御史吳之彥子御史既與用賢議婚又懼江陵怒數避遠用賢遂與吳絕越十三年而其子爲忌者所嗾遂以此激怒用賢去一時上疏直用賢者二十餘人且有爲用賢挂冠者六人竟給假回籍居三年卒贈禮部尚書

鄒元標曰國朝中秘戊辰最盛辛未取士　穆皇首置公與　孝皇籲天求佳士者同意世皆以公爲得人公雖不盡究其用然風猷凜凜與古名臣爭烈矣

唐文獻曰公才太高名太重任事太銳評隲太嚴風格太峻善惡太明知公者以爲矢口典謨舉足模楷而其不能盡公者則衷甲腹鱗悉操而逆公之前行然其直諫敢言難進易退天下之人至今望之如威鳳神虬不可籠紫此豈委蛇逡巡軟面帖膝以俛仰世資者哉公既卒公之同年有夢公爲新閻羅者少時從父參議公入贛署多祟公至而祟絕生爲名臣死爲明神嗚呼公眞不朽矣

童時明曰趙公於江陵爲門生而奪情一疏嚴如斧鉞蓋綱常公義師生私情彼不有父子而此安有師生哉

余尚書傳

禮部尚書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奉詔直史館纂修會典陞修撰己丑充經筵講官已而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官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繼登以爲　上久

不御講講臣無所關其忠稍引古誼傳時政以獻治
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或庶幾以三百篇諫也癸
巳陞左庶子甲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
正史副總裁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繼登偕講臣
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厥妖火焚宮以諫疏入不報是
年擢禮部右侍郎自爲中允至今官皆兼日講其在
講筵最久獻納最多己亥擢禮部尚書初爲史官吶
吶似不能言者及典秩宗持大體規大計矻然如山
不可動搖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所
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illegible]不冠不
[illegible]立而礦稅日亟　祖宗寧無望於陛下乎霆怒氣
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
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
疏入　上嘉納焉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
寧鐘不擊自鳴紹興出血繼登復上言四方所報二
氣舛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
郡國百姓苦於征調催榷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
　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
異譴告陛下人情愁苦鬱爲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
安漢臣徐安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

戒願陛下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於民者疏入　上報曰仰承上天仁愛深用警惕羣臣宜增修其職以祈時和毋以虛文應已亥播州酋楊應龍叛破綦江城　上徵諸路兵討之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狄道山崩復湧土山登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贅虎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妊民蟻聚中使鴟張世變如亂絲民命如累卵中外否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羣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繼登始以貳卿署部事數請　皇長子選婚疏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及行冠婚禮者三與羣僚同署名以進者五即病肺咯血不休猶伏枕具疏草每談國事潸然流涕曰大禮

不舉禮官死不瞑矣庚子三月聞詔旨將有事於東宮趣禮部具儀公瘠甚扶掖起視事病轉劇數乞歸不得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馮琦曰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生平遇事慮而後動咨詢定而後發一發即貫肯不能奪侃侃持正無所回撓目不視淫靡口不道偽妄身不踐私邸居不營豐蔀表裏洞達無少隱伏跡其終始可謂貞矣

童時明曰余讀典故紀聞而知公之有意於致治也考國家故實眞有憲章遵堯之意而通鑑直解又及前代治亂所繇籍以啓沃君心其涕水紫之用心乎詞臣可以法矣

馮尚書傳

禮部尚書馮琦字用韞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充經筵展書官尋編纂六曹章奏直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講戊子主考湖廣得儁獨多己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余繼登約語具繼登傳中通鑑分解觀戒措注皆有用之文成一家言是歲陞右春坊右諭德轉左庶子時邊費不足有議開五臺礦稅以濟用者琦寓書雲中撫臣云五

臺歲議礦稅千二百何濟緩急無論聚衆啓爭異日
朝廷聞而厚求中貴慕而營使禍且安窮數年後礦
事遂大起人服其先見東宮未建　上下三王並封
議琦奏記太倉王公謂是必不可王公亟上章已之
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掌院事輔臣奏修國朝
正史爲副總裁陞禮部右侍郎時倭報紛紜大司馬
石星主封貢琦曰倭跳梁海外安所需吾封阻之不
能得丙申乾清宮火從禮部上疏修省又約日講諸
臣別疏同上亾何以外艱歸時中使四出百姓嗷嗷
度僚比見斥逐縉紳之勢愈輕而士大夫意見復多

有同異琦謂羣臣自相猜阻何由見信于上不信則
不任不任則權且旁竇移書朝士必以至公血誠息
爭絕疑共濟國事爲主其有以已意水火者皆極力
譬解聞者亦自爲融釋楊酋事初議勦旋更議勘數
年無成畫琦以賊旅拒命法宜必討第厚集兵威迫
而問之賊將自殲時多主勘者而酋畔益甚後卒用
大兵討平自庚寅河西創後談虜者爭言罷款琦謂
不量力而驟絕虜勝筭安在九邊無所不備奚恃而
無虞且我曷不問內修而亟挑釁乎所與邊鎮督撫
書權關右宣大緩急不失銖兩數年邊事以羈縻少

息無能易琦言者王師救朝鮮或謂我于朝鮮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豈可使折而入倭以爲倭用卒以用兵取勝已夫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知無不爲入省則詮叙品流研審其賢不肖出則延士大夫咨吏治察民隱劑量人地之宜而上下其任一時官無失職　無滯才銓路稱平山西稅監孫朝誣奏撫臣魏允貞下部院參看琦具疏允貞清正天下撫臣無兩願以百口保之　上置不問張忠論知縣韓薰當調高寀薦布政陳性學爲巡撫琦以言中使不可侵黜陟權事得已勤勞職業畧無停

畧而遇事必言或非本部職掌事有關係者即闔門草奏反覆論列不憚煩聒佐政僅二年請建儲止礦稅之疏無慮數十又善以微辭納約言必中窾　上諭戶部有君臣一體語即具疏爲羣臣引咎以動上意稅使陳奉激變楚民罷還即請釋奉所誣逮諸臣罪中行秩滿及行取官有先授職者隨乞并下散館及臺諫之命尋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旬日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疏辭不許時將舉東宮典禮特簡爲宗伯中外相慶得人入部三日具　上儀注行禮有期忽司設傳經費不給當改卜

琦曰此萬世計豈容旋踵柰何以一時費稽大典度支即匱極他處萬萬可緩必移以佐此時琦弟戶部瑗輦遼餉四萬出都矣馳檄追還給司設而禮成踰月　皇太子冠上慈聖皇太后徽號明年春　皇太子婚未半歲四舉大禮是時三殿未修朝儀曠廢掌故多闕琦倉卒受命隨宜斟酌無一不稱郊廟罷享者十餘年琦以大典告成此可言之機疏謂　皇上以大典之行屬德聖母躬薦徽號願以事聖母之心事天躬行郊祀詔以三殿未建禮儀不便躬親已之三月　上體違豫忽奉旨停礦稅雪冤獄錄廢臣及罷諸役之不便者命下遠近歡呼越二日　上疾間有　詔仍舊琦上言聖體危而復安聖德光而復晦布二三之令失億兆之心後有緩急詔令將不可信黃河涸竭運道塞琦言黃河亘古臣浸豈容竭澤今中使播惡幾遍海寓土崩瓦解所在見告天心仁愛灾沴已多而復示以河竭諄懇不啻耳提　皇上寧無動心願亟罷鑛稅撤中使以答天意已復陳救急易行之策謂陳奉一易全楚帖然今天下行事最酷爲怨太甚者不過四五人願　皇上召還民之所怨者以畀民之不怨者即中使之中寬猛相代庶幾可

救蒼生例懸之半疏上皆不報宗藩日盛雖定有分限而格外請求者多琦曰裁以義不若齊以法乃修同姓諸王表親疎爵名遞次其等月朔據某府某爵應得之序立成大書榜之通衢毫髮不可踰越覬覦者自銷秦王由中尉入繼國統惟世子得襲親王餘子仍當如中尉制王以妃久無出乞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　上下部議琦曰庶長子今封郡爵他日嫡子生則庶長子爵如故一子業已可封諸子誰非可封者濫恩何所底止且秦藩既得請諸藩以旁支繼者不少請者紛然而靳之將何辭事遂寢舊禮曹歲終類奏災異止應故事琦以今年災變特甚上弭災疏亹亹千言以疾乞歸疏凡十五上不得請一日前有疏未就願附古人尸諫之誼補綴上之遂卒贈太子少保

王錫爵曰公學以經世爲主不喜爲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而溫達如陸贄而約鬯如蘇軾而巽深語欲涕微言可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百雖造膝末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蓋臣良宰必取以爲法者矣

童時明曰余公未生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戶自名韓琦遂以名公說者謂公器局膽智大約如韓稚圭而文采過之以過之故年位稍不及余讀公奏疏曲折詳盡醇雅懇至古之人每有以議論爲功業者如漢之董賈唐之魏陸其文皆主於經世而有用與不用公之在朝用而未盡其賈長沙陸敬輿之儔乎蓋公嘗語所厚善今天下內外睽隔人材銷落論政當以體國奉公爲先別白是非爲後事君當以誠意感通爲先犯顏觸忤爲後若能隨分盡職爲一事郎有一事之功此可謂識救時之機得解紛之要者矣郎年位不逮而人品又何忝於魏公哉